



原始儒家的交往观——兼论其在全球化交往中的价值(丁原明)

(2005-5-12 13:14:51)

作者：丁原明

正是以这种“和而不同”的原则为导向，原始儒家首先对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交往对象做了认真思考。孔子说：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”（《里仁》）；“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”（《学而》）。他以“仁”为标准，不赞成同任何人都进行交结。孟子同样不赞成同什么人都可以进行交结，故他对“非其君不事，非其友不友，不立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的伯夷倍加礼赞和歌颂，乃至把伯夷奉为具有独立人格尊严的交往主体的楷模。对于选择什么样的交往对象，荀子也是十分审慎的。即云：“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，匹夫不可以不慎取友。友者，所以相有也。道不同，何以相有也？均薪施火，火就燥；平地注水，水流湿。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。以友观人，焉所疑！取友善人，不可不慎，是德之基也。”（《大略》）他以“类之相从”，揭示了交往中以“道”取友、“以友观人”的重要性。其次，原始儒家还以“和而不同”为原则，反对把交往降为党派活动。对此，孔子除近乎律令地宣布“和而不同”外，他还说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”（《为政》）；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”（《卫灵公》）；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”（《里仁》）。所谓“不党”、“不比”，就是要求主体间在交往中超越私人性和宗派性。也就是说，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虽然应贯彻与人为善和诚实对待的原则，但这并非意味着彼或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立场而依附于他人，甚至把交往蜕变为一种结党营私的活动。大概孟子也观察到了交往中所存在着的一些异化现象，所以他坚决反对下级对上级的阿谀奉承行为，批评说：“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”（《尽心上》）。他认为即使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之间的沟通，也必须“去利怀仁义以相接”（《告子下》），遵循既定的交往规则。孟子还强调同大国或大人物进行交往，也不应委曲求全，而应坚守自己的立场，据理力争。即所谓：“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”（《尽心下》）；“非礼之义，非义之义，大人弗为”（《离娄下》）。荀子同样反对把交往异化为宗派性活动，告诫交往主体：“朋党比周之誉，君子不听；残贼加累之谮，君子不用；陷忌雍蔽，君子不近；货财禽犊之请，君子不许。”（《致士》）他认为倘若以无耻吹捧、陷害他人、隐瞒真情、收买贿赂等手段去交结对方，那只能导致交往的失真和变质，而不能真正实现主体间的理解与沟通。因此，荀子提出“君子易知（古谓相相接曰知——引者）而难狎，……交亲而不比”（《不苟》），其意在于防止将交往扭曲为一种封闭性的宗派活动，而使交往始终沿循友善、诚实的规则运作。

既然交往对象选择不当或把交往降为丧失主体独立性的宗派活动，都不是真正的友好交往和诚实交往，那么，怎样才能把交往控制在理想的界限范围内呢？原始儒家主张实行“中道”的原则。

所谓“中道”，即是孔子所说的“中庸”。而对“中庸”的理解，尽管人们尚有意见分歧，但其核心意义是指适中或适度，亦即把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保持在度的界限内，已成为时下的共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“中庸”或“中道”就是处理包括交往在内的各种问题的普遍原则和方法，而孔子正是以此为指导来判定交往的合理性问题的。《论语·子张》记载“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”的故事。按照子夏的交往观，对值得交往的人就交往，而不值得交往者就断绝他，亦即“可者与之，不可者拒之”。而子张的交往观与其相异：“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。”他主张同任何人都要进行交往。孔子则对这两个人评论说：“师（子张）也过，商（子夏）也不及。”（《先进》）他认为子张和子夏都没有坚持“适中”交往的原则，都缺乏自觉灵活性。孟子的“中道”交往观集中体现为“时”、“中”、“权”的概念。“时”是指交往中应根据时间等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动。“中”是指交往主体随着交往条件的变化而使自己的行为举措恰到好处。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亦称“时中”。但是孟子认为，“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”（《尽心上》）。就是说，主体在交往中使自己的行为及时而恰到好处固然可以获得成功，但如果固执呆滞，不懂得“权”即不能灵活把握，仍然会犯好走极端的错误。因此，“时中”的原则还必须靠“权”加以操作。他举例说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，授之以手者，权也。”（《离娄上》）他认为

以“权”为调节，方可达致“时中”的境地。荀子的“时中”思想也想当突出，他主张在交往时“比中而行”，说：“曷为中？曰：礼义是也。”（《儒效》）也就是以“礼义”为规限去实现“中道”交往。为此，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“执两用中”的思想，主张“君子宽而不慢，廉而不别，辩而不争，察而不激，直立而不胜，坚强而不暴，柔从而不流，恭敬谨慎而容”（《不苟》）；即在交往中既坚持自己的立场又不伤害对方，既维护自己的利益又兼容并包他人。荀子认为这种“中道”交往“夫是之谓至文”（同上），即文明交往。足见。原始儒家主张的“适中”交往既展示了他们交往意识的自觉，又是对当时复杂人际关系所作出的一种理论回应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